

蜀

檣

机

張唐英
撰

中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歷代小
史學海類編藝海珠塵函海
皆收有此書藝海本較佳故
據以排印並附學海本所載
陸昭迴後序於後

自序

嘗觀自古英雄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瞶之夕。至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爲也。且韋臯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于王孟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制。而不能得。劉闢惡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修舉。賢智在位。紀綱整齊。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爲也。使臯關在五代時。其爲惡必有過於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爲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總制失馭。中外繼叛。蒲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洎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爲疑。凡高賁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丕立歎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爲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爲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游之論曰。僞僞之主。改廳堂爲宮殿。改紫綬爲赭袍。改僚佐爲卿相。改前驅爲警蹕。改妻妾爲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之禍耶。茲可謂玉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九八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爲久遠。其間善惡之跡。亦可爲世之鑒戒。然編錄者。如耆舊傳。鑑戒錄。野人閑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眞宗時。知制誥路公振修九國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尙多疎略。如張扶。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雪。陳及。田渾之徒。諫草章疏。皆有益于世教。盡棄而不錄。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蜀實

錄凡三十六卷。嘗欲焚棄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敘事。分爲二卷。其間事實未顯。如髯須肥。道遠望績。長禹糧。浩騷之類。各爲解其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歷所載者。皆略而不書。名曰蜀檮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爲記惡之戒。非徒衍其小說。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云耳。張唐英汝功撰。

後序

治平四年夏六月，兩當縣鄧君惟良，因甫自京師歸，傳殿中侍御史襄行張唐英汝功，前在閩中監征時所編蜀檮杌二卷，予嘗得而觀之。其編年敘事之體，若荀悅漢紀之例，至於褒貶善惡，本末貫穿，駁駁乎馳於漢魏作者之間，有古良史風。英召試祕閣，在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十四事，又在英宗朝上儻始書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乎治亂之變，而探案乎夫人之際。今天子特排羣議，而擢爲御史，以其勇於敢言也。汝功舊有國體論十卷，唐史評義發潛論五卷，總要監今論五卷，滄南集十卷，補楚書十三篇，樂府歌詩千餘篇，皆秘而不傳於人，而是編後出，顯甫好事，密購以歸，予因以刊行之。昔人得王充論衡，藏之以自衛其辯，豈予之志哉。陸昭迥（据學海類編本補）

蜀檣机卷上

宋 張唐英纂

唐英字汝功，宋史作大功，自號黃松子，蜀州新津人。宋丞相商英之兄，第進士，爲試賢良方正不就，調荊城令。神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衣綠對曰：前者因得之。問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唐英有史料，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鄆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廣額，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爲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爲盜？建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爲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于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據淮西，募建補軍虞候。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關。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堂塗驛而邪寧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于烟焰中，夜宿坡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悔禍，求爲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已出爲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其圖己，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十一月，昭宗卽位，陳敬瑄叛于成都，慮建與東川顧全明膠固爲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之。

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儉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傾兵趨成都。敬瑄參謀李義謂曰。建今之奸雄。狼顧久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朗亦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爲成都尹。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于邛州。以建爲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于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爲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心冀全蜀。乃給謂昭度曰。相公與數萬之衆。未有討賊之效。而饋運不繼。大衆囂然。今關東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爲國大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賂保。蒼頭保祿。樹食之。昭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卽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爲相拒如此。建曰。建與軍客有父子之恩。何必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父令孜持符印。卽建營授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成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使。仍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旣行。建遣殺于三江。令孜仍統其軍。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瑯王。四年。封建西平王。

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獻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弑昭宗。建率將吏百姓。

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遷而後從。九月，僭即僞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爲樞密使，任知元。藩峭爲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爲太傅，王宗侃爲太保，兼侍中。以唐勣軍容嚴遵美爲內侍監，授唐室舊臣王逵等三十二人官，得有差。十月，下僞詔，改堂宇，廳館爲宮殿，其略曰：帝君之居，上應神象，朝貢臻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宏壯，頒分名號，以正觀瞻。況我肇啓丕圖，數有嘉瑞，允協上元之規，式光萬世之基。至于廚廩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永維新。

大衙門爲宣德門，獅子門爲神獸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場門爲神武門，毬場廳爲神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亭子廳爲咸宜殿，九頂堂爲承乾殿，會仙樓爲龍飛閣，西亭門爲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爲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爲日華門，行庫角門爲月華門，萬里橋門爲光夏門，竿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春門，小東門爲瑞鼎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爲崇禮門，中隔爲神雀門，東門爲神政門，西門爲興義門，鼓角樓爲大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元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設廳爲韶光殿，軍資庫爲國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麴佑庫爲齊天庫，衙內雜庫爲磨潤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殿前庫，南倉爲天富倉，贍軍東庫爲左金藏庫，北倉爲大倉，甲仗庫爲天武庫，舊三使院爲彰信門，尙書省，于舊使院置御史臺，于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戍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虞候爲街巡使。

後稍爲飛龍觀。客司爲客省使。樂營爲教坊使。廚爲御食廚。戟門添置三十六戟。制策營爲糧料司。六軍爲支計院。成都府移在子城外。遂穩使處署立府所司。新西宅爲天啓宮。堂爲玉華殿。

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赦。以章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正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瀘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邛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進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變。乃變姓名。賣卜于溫江。建聞其名。奏爲節度判官。又上建詩。序二亂五危七事。爲同僚所嫉。遂茂州安置。同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攀跼。與雞犬同食。今須召還。必須辱貶于此。死之日。葬吾于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邛州。卒于路。五月。立周氏爲皇后。宗懿爲太子。十月。講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于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信跪曰。臣雖不才。白願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雖才大略高。尚不能得蛟鼉尺寸之土。宗信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爲意。宗信憾之。諭庖人置藥而殺之。法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爲王。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白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輅。陳姬生宗智。宗時。喬姬生宗傑。褚姬生宗鼎。宗平。宗澤。徐姬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宗侏。宗侏本姓甘氏。建未有子。錄爲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恃位隆功高。所爲不法。連上表。求爲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苦。因叱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開闢息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眇托于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無擾使吾赤子樂于南畝而有齟齬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卽位遣使宣諭興元節度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興復莊以兵者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教其略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泪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谷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恥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勅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旣篡德權上表曰按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十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于西方也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鑑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卽位累遷太保中書令辛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初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

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賁休欲諷，因作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鵠，閒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皆不知，五帝三王爲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賁休本閬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王璵于田，令攷之，故第以爲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碑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三年七月，大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中以叛。諸軍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爲太子。瑤字伯玉，長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鬪。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黥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瑤爲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瑤虜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夙嘗爲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吾尙以非吾匹。爾健兒也，焉得無禮于吾。瑤杖劍謂曰：爾畏此乎？俞氏曰：吾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逞暴？釋之。

四年二月，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于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卒。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于美妾解愁，遂夙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喜爲新聲及工小詞。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實斬之，弟蛸謂曰：緣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信，大赦，改元。

通正時大霖雨，歸于奇相之祠。

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元珠，沉江而死，化爲此神，卽今江濱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啓運錄二十卷，青字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宏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于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嘗與飲，敘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謬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大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爲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靈應王，鄧艾爲彰順王，張儀爲昌化王。五月，祀黃帝于南郊。翌日，祀地祇于方丘。六月，賜百官飛霽丸。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閭丘。大風拔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光天二年四月，有狐鳴于寢室，鶴鳴于帳中。鵲巢于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器，兢兢業業，懼不克負荷。幸托天地之靈，廟社之祝，方隅底定，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稔，然以萬機之大，不免勤勞于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爲儲貳，勉力輔戴，無負吾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

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寧年七十二。僞諡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奸猾亡命之徒。攘袂督衆于菑蒲之下。而所在橫滑。建于此時。乃與晉暉輩。擄竊于許蔡之郊。藏匿于墟墓之間。其暴不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天爲之耶。遂能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披銳。翼衛乘輿于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閣猜忌。自璧遷利。遂舉兵據閬。止謀自全之計。泊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草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醞藉。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營師雪恥。而爲岐隴所阻。自視才略。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俯首而爲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託。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尙克享國。必不忍爲鼎足之勢。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駕軍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詩賦。卽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

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于南郊。改明年爲乾隆元年。以龍躍池爲宣華池。卽摩訶池也。

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鐸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后妃餞于昇仙橋。以宮人二十人從。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日。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慟而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烏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切。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恠也。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卽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輝輝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八月。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爲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于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與鄭雲叟應百篇舉不中。入天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衆以爲尸解。有文十餘卷。皆本無爲之旨。九月。詔置賈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

理、識洞兵機、沈滯邸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徇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闌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衍召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珣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梟其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

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滿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三月、禁百姓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飲于酒樓、案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帶大帽、四月、流軍使王承綱于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女色美、欲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衍不從、遂取入宮、潘昭與承綱有隙、奏其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髮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自五月不雨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遺見紅樓。

後蜀幸寅遜修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爲旱魃、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山海經外傳、華山亦有此蛇。

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遊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游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即時還宮重陽宴羣臣于宣華苑夜分未能衍自唱韓琬柳枝詞曰梁苑陪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惟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浦詠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于是罷宴七月天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十月彗星見長丈餘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禳之詔于玉局建置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氣怨氣上徹于天成此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可引衍怒流于黎州雲唐安人立朝塞謬自雲在廟權倖多疾之宣徽使景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六年正月蔡民戴危帽其制狹中俛首即墜在位者惡之九月唐莊宗遣李嗣來通好市珍玩錦繡衍許以馬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咸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三月衍朝永陵自爲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道服蓮花冠髻髻爲樂夾臉連額澁以朱粉曰醉粧國人皆效之四月朔從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既不能弔伐又不

爲臣子。此所以憂也。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著十臣文以進。曰。只如興土木于禁中。選饒雄于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于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憂之端。爲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繆處腹心。斷性命于戲玩之間。戮仇讎于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勢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蹇諤。與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奸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尙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蕪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于衆口。惟思自任于忿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于陽安。蒙蔽尙憑于密勿。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于上苑。金珠求滿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謂謂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于便捷。佐時不識于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銜趨時之侈。每爲巫覡以玩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封開府。在珣以綵之半遺罕。罕字仲緘。溫江人。博通經史。獻車駕還都賦。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而卒。四月。唐遣客省使李嚴來聘。以覘虛實。笏書記敘興亡。其略曰。伏自朱溫肆逆。連屬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旦遽遷于東洛。誅夷宗室。焚蕪宮閣。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